樂全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九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上疏一道

臣伏覩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摇先春而雷衆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誕告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闕失阿枉之黨蒙罔為姦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約之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覩

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
裕之意勑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陛
下天資神智英叡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祇畏
罔自暇逸嚮若僕臣皆正股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
美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
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治
而無法弊不謀救沴氣成象變咎薦臻皇皇焉獨貽憂
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疎陋猥逢詔旨詢于芻蕘謹

稽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致
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躓之下免報讎
于權强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惟陛下留神研
慮察臣狂言臣伏思詔書曰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
天官之學謹按前志説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勢臣
下專恣之應況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列星布
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相朋附下懷
貳苟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搖者臣竊考載籍歷

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為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外國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先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

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塵其蒙先大温巳蒙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微而風觧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黜蒙一温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蔽此蒙大略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災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

所疑矣故夫星流而殞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縱下為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切以為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難尚此矣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疎遠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

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
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膝而對詭辭
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之慎之至也韓子云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羣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
或播之於左右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
庶政得失之疏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
指摘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陛下
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陛下

體貌大臣篤其誠于勿貳疎外羣下恕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偽參諸理道辨其否臧言茍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揚使下竭其忠効所見則姦謀僻行不萌於下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效何以先此今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為怨府灑翰為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為立政之本凡

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聖心清問之言姑慎于外泄念
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臣皆
為陛下用也其二曰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
脅于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信賞必罰惟斷而已
夫乾體以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
之德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

温叡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
親政革弊去蠹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典刑立
正區極一新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略如
太宗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
寛厚敦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
蓋怙權之臣摟取邦柄故說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
于奉先志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
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操紀律明賞刑

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治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為爵禄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

大小人無大小弛張用捨一取諸例是爵禄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蓋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已才而例退者歸怨于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悦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妄援謬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以致今茲臺閣混淆賢愚糅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政者便于引例之說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

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説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誡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厥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為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訣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訣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又可獨長嘆於兹乎臣愚伏願陛

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拔罔踈賤之隔
大稽諸古小度於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
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
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
義大君命譏大夫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于人
主思見知于貴臣願歸恩于强臣不願受恩于人主何
歟得强貴之心者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
者立未及安而已罹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論陛下重

違其意或勉從之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其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為鉤黨使陛下腹心無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成孤立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于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

對不許闕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引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言因議凡羣臣奏事皆先關之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顔真卿疏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驕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以絶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于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虚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犯顔而必恕以通天下

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此帝堯所歎以為與已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堯所歎以為在已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聽者乎大

臣疾病君為之憂軫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偃息卧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臺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病之所朝廷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釁荐作人心洶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陛下為宗社之大計略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慎厥相應譴告于上穹示大公于天下且自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謙畏誕降德音舉諸闕政致誠罪已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安寵祿以妨

賢路禮義廉恥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
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人之明悉存乎聖慮矣其五
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位勞所以
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于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
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
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
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决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修其

職而猥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苟諉期諉莫安所守上
下姑息習以為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為方今
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之匪
躬之士蒲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
之别絶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
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名弊由
來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
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梲莫若擇任三吏切摩治

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效盡其才而要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為重以信為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為國之要為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爭即更改或俄復停廢吏

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茍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章名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覩況郡縣承用者乎陷愚蠢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為市也臣請令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復勘會益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息舞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

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遘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修德而弭妖今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修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嗇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

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乎聖慮矣臣故曰惟備之戒此其槩矣夫脩省之方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適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謂陛下宜于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陰陽之道察教

政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
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内斷于心明正其罰俾彛倫咸敘
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于無窮烝民之生率同
于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跡踈而意忠有
激訐之咎但使臣言一經聖覽微悟主心幸以涓塵於
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而不辭干冒天威臣無任
激切待罪之至

平戎十策及表

臣某言臣于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己猶許以死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略能言其梗槩至於國論大體時務

細故悉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之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効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過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為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

伏惟陛下神機天略固無遺筭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疏乞名兩地大臣試于御前商搉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于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别録實封附遞上進干黷天威臣無任戰汗隕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為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

日矣國家自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
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霞露文德綏遠强敵侵軼
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略深入其地
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
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
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
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
嚮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

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鋭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湩荷旃猶懷華土王師奄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于已定攻其心于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

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專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國乎

臣聞元昊與之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已來南北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唯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舋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之和好也在内外雖我睦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也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已來受恩于國至于元

昊撫綏彌隆今忽悠睢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
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
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効誠請命則
我爲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禀訓辭居然愎𢙺違
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
申勑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
示敦睦之道契丹于我雖元昊之姻莫興間嫌之説雖
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為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筭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

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鄙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精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肆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以敵攻敵

邈川大首領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為仇怨今諸戎能為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劾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得以敵攻敵之良策也臣以為馭戎外蕃之道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為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于朝臣中擇一有機辨材能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

為出偏師趨要害為之犄角用是令邈川自為戰也或難
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强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
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
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為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
分其備禦茲亦多筭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
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

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馬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為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于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内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命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為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于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

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疲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

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為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令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吳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

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遥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陜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襃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為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陜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遥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為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為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為寇衝突或

邀襲討逐當得隣道相會合應接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𨌺實在内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為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為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

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于永興為臨制根本之地然
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陵險阻飛輓為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豊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
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為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
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挼穗
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
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于爾時
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

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為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于池榭碾磑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于唐氏之時正為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為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靡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覈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為出以有餘

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侵欺之弊精為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為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于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填淤遂

至渠底高于堤下民屋至于黄河奔流湍瀉亦全藉
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黄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
其行商憧憧往来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
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
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廪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黄河
横腹心之内汴渠為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
潴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絶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
生一役其汴渠黄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家為分地巡

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也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為之援護戎人不知見利必動則彭寵喪元于家奴苻生殞命于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平戎十策伏念臣𪗋𪗋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

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
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忘憂軫
臣身紆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略輒此
遥度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
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議西北邊事

今月五日中書樞密院聚廳奉傳聖旨宣示契丹來書
并朝廷回答書本如所見有異令具陳奏者今朝廷答

書大意且欲納元昊故書末有理難阻絕之語臣竊詳今來契丹與昊相攻虛實未保且以來書大體言之其辭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因緣搆釁遂已興兵恐深入討伐後元昊却歸朝廷故乞拒而不納今若答書直云理難阻絕則是峻拒契丹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國况契丹見屯兵甲近在邊陲因此違言或成怨隙控弦近塞有以為名則北鄙邊防素備何若患有遲速事有重輕廟筭折衝厲階自弭事要

允當義在兩全今西鄙遣人已到境上欲乞朝廷降詔元昊大約言昨者朝廷納卿款誠亦緣契丹啓贊嘉其善意遂議加封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頗失甥舅之懽契丹遣使為言朝廷睦隣有體揆之大義有軫于懷卿宜審處事宜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册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具及此意如此則朝廷於西人有恩意之厚於北鄙無搆怨之端中國禮義容覆大矣若將來契丹却與元昊通和遣人復請開納則令詔勑已具後命

元昊被此德音應知感戴儻其凶德復為抗拒則較其輕重羌戎之患小契丹之患大斷可知矣叨蒙逮訪合罄愚瞽採擇用捨繫之朝廷

再上議事

臣等近為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為元昊若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為辭却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再有敷陳蓋當今可慮于

西者三可虞于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冊而北使復至固邀我以拒絶此其可慮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遲留未行封冊是使西人窺我有所牽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獲已而封冊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契丹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睢盱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為所乘邊備何若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構難於我彼曾約束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

彼我乃遂納不同其患持此責我彼為有詞此其可虞
二也今二國相持事形可見元昊權譎無恥狙詐多端
縱負屢勝之强必不兩延大敵北兵既迫或迎而伏罪
則契丹號令元昊未應敢逆安知巳和之約不能復使
之離是我不能弭患于西徒以致怨于北此其可虞三
也今契丹聚兵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虛歸若元昊
旦而受封彼必夕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帛未稱其所
欲也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觀二國之變逗留日月

繕完守備不當乘其方逞激之卒發此其可虞四也夫二國之隙誠偽未明就使信然尤宜審處見情則獲直往必違而我以新附難保之叛人怒久和可患之強敵既促尋戈之釁⿰齒飛堅元昊之交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慮可虞之事若朝廷深謀長策有以善其後臣等所不敢知倘未有以待之則若虞機張釋括期于必中爾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義要之兩全且未納西人誓表特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申告諭至于和約又非阻絕

即具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邀其終趣于北則言遼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諸事機後皆可救臣等位叨侍從義均休戚國之大義復蒙訪逮愚慮所及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亮取進止學士宋祁同上

樂全集卷十九

樂全集卷二十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陳政事三條

臣嘗讀前史率以臣下敢諫為美蓋斥時之忌犯主之顔色人臣最難事臣不佞待罪諫曹渉赤墀歷文陛以望清光者無虚月矣論事無指切無疎謬無不蒙收感容受竊自惟遭時之幸而齪齪淺致闇于大道不能激

昂風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為公朝羞夙宵以慮紓過責者略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伏以今日之事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通謀議審兹三者則内可以正軌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為速何謂明賞罰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以生為辱以死為榮人不畏死舉天下易於反掌况以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振則以僥倖為賞姑息為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胥因循下懷

顧慮則人將援其手而不前況使之赴患難乎自西邊騷動事之三年矣賊昊雖驍猾一閫將之材爾非有遠圖大志英雄之略其幸者資適逢時而已時久人寧戎備不戒廟堂無受成之算疆圉乏制勝之策自延州之圍好水定川之敗覆軍殺將沮喪威靈皆由自驅師徒投之死地當總帥之重無待罪者朝廷專用姑息莫正其罰且自賊始叛授夏竦旄鉞韓琦等副之統制四路幷護諸將凡三大舉奇輪不返使封豕長蛇肆踐食之

暴邊亭千里蕭然一空賦輸與發天下被其勞交黨株連公議不立至于不得已但解其總帥以所居官内徙便郡而已又如并州比緣賊入麟府朝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謀帥遂以名使楊偕寄任方面而處事疎略陳請謬悠駭于人聽夫麟府輔車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家備河東重戍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於并代猶手臂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棄其地既知才之不

足用也顧猶以近職領河北重藩如是而欲收功是北
轅而適楚也及乎鋒鏑之下矢石之前奮命小臣論功
行賞一資一級分毫析銖惟恐比例之過臣觀歷代英
主良臣用賞罰之理蓋威罰之行當自貴者始恩賞所
被當由賤者先故罰一貴臣當其罪則天下懼賞一賤
士當其勤則天下勸臣不敢煩引往事我朝祖宗之所
以駕馭臣下操威恩之用其事耳目所接也往往能言
之陛下萬機暇時試廣訪逮必有得也凡大賞罰人主

之事非聖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以故僥倖姑息生於依違即欲杜僥倖之門革姑息之弊惟在陛下於議賞罰之際少垂主斷爾罪罰所當加勿以貴要而隱忍恩賞所宜及勿以微賤而輕廢擬議一立勿容奸讒巧言熒惑變亂則恩威明矣何謂辨欺誣方今之弊人以僥倖為心政以姑息為用正謂欺誣得行也夫欺誣得行則大臣懼方且自營救於讒毀之間而不保又何暇旌別淑慝脩明憲度者哉今俗大率宿貴之臣輒以身下

後輩矯情飾貌習僞成風損美化敗善俗朋比以彙下
淩上朁比者亦有以善誣結天心冀用事矣陛下竟不
登於大用士大夫之有識者是以知陛下之淵衷大智
無不通照其情狀信姦慝之不可為也然其風猶未之
盡革者蓋左右近臣猶有以疑毀廢者舜曰朕嫉讒說
殄行蓋讒人在朝舜所不免孔子曰遠佞人陛下既推
讒佞而遠之惟復起用以讒廢者則天下無賢不肖舉
知浸潤邪說之果不行且以安臣下之心使厲志竭精

有心報効者無悼後害事有不令而從茲之謂巳何謂通謀議國家承五代之弊有不能革者軍國文武之事分領於中書樞密院唐代宗時兵興軍事繁多故於禁中專遣内臣典中外文奏謂之掌機密事梁氏始置使名五代時樞密院與中書或合或離入國朝遂分總天下之務對為二府由是軍民異政文武殊用命令乖戾更為彼我夫天下之事何嘗不以同而成異而敗乎平日無事茍可因循有為之時斯害也巳昔祖宗三聖威

靈獨運各延圖議斷主乎一陛下冲執謙德推委仰成
柄用既分事揆必隅陛下誠能矯往弊稽舊典合二府
一政事真大公之盛舉也即若重前規難改作臣謂應
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意在此也凡此三事今日
切務恩威明則邊臣奮欺誣辨則朝廷清謀議通則政
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臣猥以孤微當得言之
地所恨知不足以造微材不足以成務敢進一得冀裨

萬分

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

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柄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宣勅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為理患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敵交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

署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
事寧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
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
游備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茲事體大實在詳
察謂宜詳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
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
院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
措置施捨徐更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

汰冗濫之員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聖心行之時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請不罷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見宰臣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制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是後周世宗深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罷其職遂離事體兩

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隣敵構患邊防多警始命宰弼閱决機務國論粗合昔以為常今彊埸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御北國如御虎饑則噬人養西戎如養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廳便如路人往來杜絕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體中外人情易揺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

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署諸房事
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
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務得以周知
儻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
諭施行

請令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以中書樞密院分掌軍國之務其於朝廷本實一
體若其遠計長慮思患預防謀議相通事始克濟慶歷

二年邊陲多故陛下深惟事體思適機宜始命宰臣兼
樞密使凡干邊事使同商量北國再平西戎款順亦由
柄臣協議上贊睿明謀通事允此其效也昨者宰臣請
解樞密蓋由謙遠事權降詔允俞之時臣亦僭曾論列
方今疆事粗定朝廷稍閒正是經營補緝之日未為宴
安暇豫之時臣愚以謂中書樞密院執政之臣宜時聚
首同議朝務講求得失至于邊防處置將帥遷改中書
治本所當關預謂凡稍干大事並從參議而行所冀各

盡公心上裨國體

請乘間召大臣論事劄子

近邊鄙有釁朝廷多務仰惟聖慮豈忘憂勞然逐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進對急急呈文書而罷至于論道經邦則未暇也今高秋氣清宫殿涼爽臣願陛下燕閒之餘延名大臣從容賜坐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則治亂得失盡在几席之上矣臣觀今天下之勢可與之安可與之危安危之勢顧陛下力行

之何如爾且帝王之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
溥照深處宮禁自取蔽隔此陰沴之變所以作也惟陛
下特開睿鑒諒納愚衷

論治道先後

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為當
世要務臣竊以為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不在邊徼
之外蓋嘗在戶牖之間爾故臣所獻愚言先陳近事伏
惟陛下少留神慮臣聞禮曰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正其身何謂先正其身昔商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以念稼穡之艱難不敢酗于酒德樂于逸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彼聖人者不惟躬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逸欲非養身之益故務為勤儉退從淡素具示愛民之意其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臨御日長雖三靈保祐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付授之

重下念中外士民繫屬之心保愛聖躬配天悠久省諸無益之樂移為居安之慮神怡於穆清之外福及於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謂先齊其家使夫宮闈有禮之謂也自景祐巳來嬪御之列行非婉順輙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廟社之為重而不愛其所私蓋患防未然悔生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叙進良淑無昵賤微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

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邊陲用師指縱受
成實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
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堂陛不崇中外失所
瞻望矣成命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逃
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綱維潛弛上下苟且人素姑息怙
權相比愛憎相奪立朋黨者有之漏泄機事隳撓朝政
專已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既照見其情狀稍去其
弊矣儻更振厲紀律審詳邪正則憲章脩舉百度用正

此所謂治國之道臣以庸昧擢從疎遠今日乃始陟文
陛望清光指事剖誠不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
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
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
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藴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
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

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悞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

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
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
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試有擅習新體而尤誕漫不合
程試者已準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之伏乞朝廷
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牓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
典司憲度復預文衡敢此敷聞伏候進止

論中書議事

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事

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于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巳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中書議論之事頗密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

體而已

論小臣妄投封章訕上事

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𢿱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氣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

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于理體謨猷不允于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茲干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妻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為監察所言未為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為職豈欲杜塞羣論蔽虧聰明顧此

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奏觀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經國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請推捕荆南嘲咏長吏人事

近聞王某因言事官彈奏乞除外郡某比在荆南頗招流議亦由被人嘲刺所以播傳京師慶歷三年嘗降詔勅止絶匿名歌詩兼開告賞之令小人狡獪敢蔑憲章

日來在位臣僚齪齪習爲姑息遠嫌避怨以防多言風俗澆漓公道陵替事雖輕微實傷國體其撰詩譏刺之人乞下荆南密切搜捕必令推獲以寘嚴科庶示四方知所誡懼

論赦前事

伏見近歲臺諫及按察官等多發人積年罪狀及有奏劾之事輒請不以赦降原減作法於凉甚非治道赦書之文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所以省刑本而

著至信也人之多僻其亦久矣在於中人孰能無過若以一眚之故而為終身之累臣恐舉世無全人矣既經赦宥許之惟新忽復追論誰將自保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沿弊迹寖成險俗弃瑕録善義則不然伏望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今後言事及按察官等不得發人累經赦宥之事及乞不以赦降原減上資忠厚之風允穆大公之化

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事

伏以禮行于郊乃陛下所以恭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多儀備物之為貴在乎外致精虔內盡誠志而已自景祐五年郊禮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于上五行作沴于下水旱流災于內夷狄侵寇于外臣伏思陛下自攬寶圖其難其慎恭儉之德率已無懈愷悌之化視民如傷宜乎三靈降休萬國戴仰而天人之際未為順敘者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職不能協心將救輸誠徇公上承聖猷以臻至治臣聞禹湯罪已其

興也勃焉禮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
心致誠上感于天其為響答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
異之來其必有以因時郊祀齋居務清上思祖宗付授
基業之重下思生民託命賴慶之意遠思前代邦家興
亡之故近思朝廷紀綱得失之體內思宮禁帷幄左右
之蔽外思戎狄邊疆侵軼之患總此六思深存遠念晝
則思之於匕筯夜則思之於几席至于入廟與祖宗相
見登壇與神祇相接因蠲潔之薦致精虔之誠引咎在

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丁寧之意庶乎上天知陛下寅畏脩省之心則感應之來必不旋日勃興之福不獨在乎禹湯竊惟宸衷明發攸憲愚陋所見豈能忖度緣臣職在規諫志存裨益近慮所及期必上達而已

論郊廟三事 慶歷元年

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於內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

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勅執事于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葢疑於典故别無討論禮也者主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圜丘黄道

伏見圜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黄褥位祖宗配侑用緋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黄道升壇夫黄道之制不著于典禮臣竊詳之葢以皇帝既解劍脫履用藉步

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迴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委拂神位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罽藉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次至于近侍左右輒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

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帷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

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誓戒徒習虚儀而已請特降中
旨申勑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
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
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臻倘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
降出施行中旨徹黄道不御小次百執事不恭其職糾而正其罰

郊禋赦書事目

錄用近代有功邊將子孫

本朝將臣如楊業田紹彬曹瑋張凝李允則等皆禦寇

守邊名迹著者其子孫中器能可選任者各為升擢邊任即門緒衰微仕籍不續推其近屬量材録用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存亡繼絶春秋大之此足以示邊臣之勸

邊上守將量與賜賚

郊禮應行事官及雖致仕而得陪位者内外諸軍將校皆以例受賜邊臣守將不預焉其緣邊諸路極邊守將謂宜等第量賜器幣以均慶賚

邊任臣僚

諸邊除遣多避免者蓋以窮塞之上危苦之地與江淮湖浙優便之例待之無異故審官銓三班常以罰謫補之若今極邊州軍城寨應選人等代還比常選格量與減舉主考限磨勘轉改未該磨勘者先次注家便近地有職田處班行使臣京朝官約此頒立優制如是人必樂行三邊官吏可選則惠加於民博矣

麟府州城中百姓老弱之口不能自存者若

願渡河令即河東轉運司分處於近裏州
縣務今在濟
麟府州患在儲廩不屬要在節食惜費其間居人既東
渡河避寇就糧商販亦應不至勢必難以自存儻因赦
文開此一意外亦推恩内實減口若轉運使能以經畫
處之得所則老弱之口内徙必多賊退還業茲亦權便
功臣許立私廟賜戟
按唐制三品巳上許立私廟賜門戟今朝文武階勲品

高者多難為一例如三朝配享功臣及曾為將相雖已歿有功德於世者今其子孫雖微不應立廟宜令史臣先具功狀中中書疇其勲迹之著者許令本家追為修營見任將相固自如禮仍令禮官詳定立廟典制頒下及賜之門戟凡名器所以勸功勤章等威也若依令典則當賜者多受賜多則人不以為貴謂宜且以特恩示褒勞臣

京東稅賦

應天府濟單曹濮鄆廣濟軍等昨全無夏麥轉運司不
與減放租稅朝廷知民力之敝令南京通判宗純體量
而已後時督納了足比秋復旱所收苗稼一二分又復
不為蠲除因茲覃慶請與免放

河北兩浙京東西或有流移令所在安存

右四道內兩浙河北艱食尤甚宜令轉運司多方賑救
應與災傷之地鄰近郡縣若有流移人户在其境內守
令等務與安存量發廩粟以賙救之

郡縣官吏率斂

比來朝廷雖降責王逵王𪅊等以懲聚斂之吏而近見奏報郡縣猶以助軍為名因縁為姦謂宜因赦書特與戒勵使天下知誅求之暴本非朝廷之意

舉人

前因慶禮推恩科場年深累舉之人令免解赴京至有數千里破產丐謁而至復令就試既久廢業試多不中輒復罷去咨怨道路且朝廷之意蓋念其老而無成非

復取其才能也若與便立程格令郡縣勘會當如式者
士其名一命文散酬其平生之勞免使奔馳進退失所
於事差便

奏請赦書事節皇祐六年南郊

臣伏以本朝之制常因大祀而布德惠今郊饗在近大
號所發敢効愚見少裨國論

一事請減定刺配刑名

伏以祖宗謨訓以仁厚寬大為治本其於刑罰尤所欽

恤凡大辟之情法輕重小可矜者累聖加恩俾讞于有司率附寛比景祐中嘗因赦文著為減定刺配勅以省報復之煩今慶歴編勅中配隸條目比前勅益多罪有等差故配有逺近械錮遞送相望道路荆湖嶺峽尤聚姦慝比者蠻寇猖獗亦聞此輩類多從惡若無釐革配隸不已誠恐逺地寖成淵藪乘間扇動助成厲階幸因赦書乞令諸路提㸃刑獄轉運使與逐州軍長吏各據配到人元送犯由詳加揀別所犯情理稍輕者與直移

就本貫人情安土必差自顧惜流離咨怨為念必輕其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乞别差官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則刑本少清民心胥悅非惟示仁政之大體抑以消遠方之釁兆也

一事請減均畿縣稅賦

伏以京甸者天下之根本賦役者百姓之生命今畿内租税之制比四方最重輸送之不給則輒託於水旱之災以倖蠲放夏秋羣訴歲以為常且都城之内豪商大

姓累貲居貨以逐機利僭侈逸豫無所不至賦調所不加更徭所不及而農民服田力穡供稅租給徭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内外勞逸之殊如此又權豪之家凌奪貧細竄移稅色輕重不均乞因赦文明諭恩意為擇明敏朝臣據府縣版圖賦租名數重定稅式稍從輕寛按地頃畝均其輸入變折雜科率為定例仍制都畿之内嚴立占田之限無使形勢侵併單弱此實彊榦之術扶本之道也

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

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圜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構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聞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

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而又絶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邊防守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禮覃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覆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五郡聲教所曁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

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為本蕃推戴
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
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
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
甚傷之令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遏絕或有
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
謹守封略罔或生事令牓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威
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為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

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為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豢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為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歟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為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

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而吾屬不可以不効命而鬬戰矣自邊之民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之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于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克何困之有今雖

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

畫邊事守過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
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
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
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
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北主始遣使
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達蘭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
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
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

來係纍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戍為害葢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名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納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樂全集卷二十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